

ひまわりの祝祭

爱情，也许才是这世上最难走出的迷宮……



向日葵的祭典

译——果露怡
著——巨藤原伊织

译——果露怡
著——[日]藤原伊织

向日葵 的祭典

ひまわりの祝祭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Himawari No Syukusai
© Machiko Fujiwara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1-344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日葵的祭典 / (日) 藤原伊织著 ; 果露怡译.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3
(七曜文库)
ISBN 978-7-5463-4638-0

I. ①向… II. ①藤… ②果…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4077号

向日葵的祭典

作 者 [日]藤原伊织
译 者 果露怡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含章行文
策划编辑 刘乐里 渠 诚
责任编辑 周海莉 韩丽红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版式设计 Edge_Design
开 本 880mm × 1230mm
印 张 12.5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010-63329002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4638-0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01

句
日
葵
的
祭
典



向日葵的祭典

电话铃声乍响时，我正就着温热的牛奶啃豆沙面包。

夜已深，我对来电人毫无头绪。谁会有雅兴在大半夜里跟我联系？我可不认为有这号人物。真要说起来，电话会响本身就是个稀罕事，我记得最后一次听到电话铃声大约是在一个月前，那是一通比萨饼外卖的订餐电话，说是要凤尾鱼和意大利腊肠……当时我默不做声地挂断了电话。这回多半也是打错了电话。我任由电话响个不停，伸手从矮桌上拿起第三个豆沙面包，继续将视线移到放置在榻榻米上的电视机上。体育新闻正播着埼玉西武狮对战欧力士野牛，铃木一郎^①

^① 铃木一郎：曾于1992—2000赛季效力于欧力士野牛，现活跃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保有大联盟单赛季安打纪录和连续10赛季200支以上安打的世界纪录。

正好打出第一记本垒打，击出的球径直没入了右侧观众席。今天一郎有两支安打入账，打击率排名已经升至第二位。

电话依旧响个不停。

听筒就在一旁的榻榻米上，触手可及。现在这东西的存在至多不过一件摆设而已，不知为何我却仍把它搁在身边。类似昆虫喧闹的电子音带着微弱的振动，通过榻榻米清晰地传至我的身体。我一面感受着振动，一面恍惚地注视着选手们通过显像管呈现的动作。

当我吞掉最后一口豆沙面包时，新闻也恰好结束了。日本火腿斗士队已经获得四连胜，今年他们状态极佳。欧力士野牛虽然已经升至第二位，但距离日本火腿斗士仍然落后两场。电视开始播放商业广告，电话的鸣叫竟然还未停歇。我认命地关上电视，伸手去拿听筒，恰好就在此时，铃声停止了。

寂静造访，一阵钝痛袭来，是蛀牙传来的疼痛，会定期发作，不过这次比较严重，估计不得不去看牙医了。

我心里正琢磨着去看牙医的事，不经意间有种将要下雨的预感。屋内的空气沉闷，估计过不了多久就会下吧？我也说不清具体缘由，但不时就会出现这种感觉，而且这种预感甚少落空。我日复一日地过着不与人沟通的生活，周围空无一物，只有时间悄然流逝。说不准正是因为这种碌碌无为的生活，才让我形成了这种毫无用处的敏感。

我掸掉矮桌上的面包渣，接着点燃一根香烟，舒展腿脚侧躺在榻榻米上。我打了个哈欠，又擦了擦渗出的眼泪，贴在墙壁上的挂历映入眼帘。挂历是银行赠送的，就像将平庸本身描绘在画面中一般，图案设计毫无亮点。我没来由地望着挂历发呆，五月就快到头了，月末的日子让我有些无法释怀，似乎有什么东西被自己遗忘了。我起身把杯里剩下的牛奶喝光，牛奶已经凉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那之后，不知已过了多少年？在这世上，有多少男人刚过三十妻子就已去世？

我不知道。又有多少男人在多年之后仍抱着浑浊的记忆不放？我也不知道，但我似乎是其中一员。英子的忌日，我记得她是在多年前的五月离开了人世，具体的日期却已经忘了。今年多半已经错过了吧。

我突然感到疲惫不堪。今天明明睡到傍晚才醒，现在却感觉疲倦如浊流般淤积在身体底部。今天也照旧无所事事地过了，整个人还累得要命。什么也不做竟然也会产生疲劳，我弄不清原因，但就这么些年的经验来看，这并不奇怪。

和一切劳动绝缘的生活，像光滑塑料一样毫无波澜的生活，换个角度来说，这勉强也算安稳太平吧，天晓得！不过，要说打发时间的手段，我可不缺。我站起身，从架子上取出一卷录像带。这只架子只放了黑胶唱片和录像带，黑胶唱片是清一色的早期爵士乐，录像带里的电影大部分都是黑白的，现在我选中的正是其中一部电影，是威廉·惠勒^①导演的一部老片子。我把带子塞进录影机，电影从上次中断处开始播放。充满古典风情的故事和记忆中的场景并行，以古典式的节奏悠然推进。

电子音再次响起。这回不是电话，而是玄关处的门铃。我想不出有谁会在这种时间登门拜访，早几年前这种情形倒是频繁出现，形形色色的访客一拨接着一拨，他们的共通点就是职业相同，都是土地开发商。不知何时，他们的身影从这里消失远去，行至我不知晓的遥远之地。

门铃又一次响了起来，而且这回响个不停，肯定有什么人正死摁着门铃按钮不放。我听着铃声，忽然意识到来人或许正是刚才打电话的人，对方真是有事找我。

我终于起身向玄关走去。

① 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电影巨匠，执导有《宾虚》《罗马假日》《黄金时代》等诸多经典名作。

“请问您是？”

低沉的嗓音从门外传来：“筑地^①警察。”

我稍稍琢磨了一阵，随后叹着气打开拉门。古旧的木质框架咔嗒作响，就像在活动老朽的筋骨，天底下也只有我能打开这扇古董级格子门了。

拉门刚开到一半一个粗壮的男声响起，这是我曾听过无数次的声音。

“这不是在家嘛。”

拉门终于完全打开，外面果然下起了雨。雾气般的牛毛细雨无声无息地从天而降，在薄薄的雨幕之中，衣服已被淋湿的村林出现在眼前。刚才隔着拉门说话时我就多少有了底，和我猜想的一样，来人当然不是什么筑地警察。他是我还在工作那会儿的上司，不过这是他头一次登门拜访。他竟然知道我的住址，这还真叫人意外。

村林直盯着我的脸。

“刚才怎么不接电话？”

“我正在吃饭，用餐时不能讲电话。”

对方微微一笑。

“我还不知道你这么有格调！”

“那你也没必要谎称警察吧，小市民的安稳生活可受不起这种刺激，就算是玩笑话也一点儿都不好笑。”

“什么小市民，”村林打趣道，“你小子不是已经脱离尘世了吗？传说你一个人过着优雅的隐居生活。刚才我还想你是不是已经搬家了。”

“优雅，你觉着这座破房子优雅吗？”

① 筑地：世界最大的鱼类批发市场之一，位于东京都中央地区，银座东南方向，由人工填海而成。

村林一阵苦笑。他似乎毫不在意会被雨水淋湿，就这么四下打量起房间来。和压迫感十足的高大身躯不同，他的眼神像个小孩子。

“都说了只是传说而已。不过银座居然还有这种地方，真稀奇。”

没错，几乎人人都会吃惊吧。这是一座庶民风格犹存的古老木制住宅，恐怕没什么人知道在银座一丁目附近还留有这种老宅。即便经受着各种资本的侵蚀，在银座仍然存在这样的土地，我家正是其中的代表。正确地说，这座两层楼的民居是我父母生前居住的房子，战争刚结束那时修建的，至今仍旧古色苍然地矗立在银座一角。这里位于昭和大道正南边，距离银座西洋酒店只消步行五分钟。我生于斯，长于斯，虽然曾离开过一段时间，但数年前又重新回到此处生活。那时正值泡沫经济末期，这座小城看似艰难求生，其实还活得好好的。

现在，村林也活得好好的，至少应该比我强。听说他在独立之后作为工业设计师声名大噪，而且获得的成就非比寻常。

村林清了清嗓子：“话说回来，虽然时间有些晚了，但我们好歹很多年没见了，你别摆出这副脸色行不？”

“我摆什么脸色了？”

“怎么说呢，一副不耐烦的表情。”

“那有什么办法，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而且我正牙疼得要命。”

“是吗？蛀牙啊，蛀牙可不好。”说完村林不忘加上一句，“即便如此，来者是客，而且我是你的前辈，外加恩人。你竟然让这般人物站在外头淋雨，不觉得失礼吗？”

虽然我不认为这是深夜来访的客人该有的台词，但他这番话倒也在理。必须承认，村林的确是我的恩人。在我曾经待过的事务所里，他是其中的主力设计师，以才干非凡著称，而我之所以能从工读生升格为正式职员，也是多亏他从中搭线。村林是我美术大学的前辈，或

许这也是他对我格外照顾的原因吧。虽说我们年纪有所差距，但关系很好，也不知他到底看上我哪一点。不过啊，这些也都是将近十年之前的陈年旧事了。

我侧身让出被挡住的玄关。

村林理所当然地挪动高大的身躯，慢吞吞地进了屋。他兴味盎然地在我家看来看去，而后感慨万千地嘟囔起来。

“可真够破的，你家。简直可以做文化遗产了。”

“房龄五十年了，和村林先生差不多岁数呢，变成这样也不稀奇。”

村林无视我的存在径自走进房间，简直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虽说年纪比我大上一轮，但他一直以来就是这种旁若无人的架势。

不过房间里的杂乱无章似乎让他很是为难。村林暂且停下脚步，一阵哑然后终于看向我：“喂，你让我坐哪儿？”

我把矮桌周围四散的报纸扒到一边，给他腾出一块空地。

“没坐垫。”

他似乎不介意，轻哼一声后就脱掉外套在空处坐定。他随手搁在一旁的名牌提包，还有看起来相当高级的西服，无一不和周围褪色起毛的榻榻米形成鲜明对比。

村林对着周围又是一番打量，而后他的视线落在一旁的电视屏幕上，刚才出去应门时我忘了关电视。

“嗯？你在看录像？”随后他的腔调变得怪里怪气，“什么啊，这不是《罗马假日》吗？你居然看这种东西？”

画面中的奥黛丽·赫本被格利高里·派克载在身后，两人正骑着小摩托车穿梭于街巷。

“我喜欢翻来覆去地看，有意见吗？”

“意见是没有，只是很惊讶——唉，那种性格的男人居然直到现

在也没任何成长啊。”

“哪种性格？”

村林摇了摇头：“你欠缺的东西还真不少，比如协调性、顺应性、社交性，这些东西你一样没有，也不具备哪怕一丁点儿亲切感。不过嘛，你还缺一样更重要的东西，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你的性格里缺少被世人称之为‘成年人’的部分，换句话说，你就是个不成熟的小屁孩儿。”

同样的内容我已经听他说了不知多少回，甚至曾被人评价说：“你啊，简直就是一台没有引擎的汽车。”周遭人对我的评价同样毫不客气，这些我都知道。也许我正好属于天生就充满缺陷的那类人吧，否则也不会选择在都市中虚度年华。

村林继续盯着电视画面，轻声呢喃起来：“你就这么一直游离在现实世界之外吗？果然还是个长不大的孩子。”随后他又像想到什么似的补了一句，“不过也挺好，的确挺好。”

“什么挺好？”

“没什么，我是说这部电影，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幻想。你不觉得吗？而且它并不做作，是种相当成熟饱满的幻想。那种年代的确存在过，这种像梦境一样完美的电影也只能诞生于曾经的美好年代。”

或许的确如此吧。古老的梦境，业已逝去的梦幻世界。而我又为何日复一日地看着这种电影呢……或许正如村林所说，这就是不成熟的表现吧。我想不明白，只能沉默地交替注视着村林的表情和电影画面。当剧情进行到女主角被警察带走时，村林的脸庞显得柔和放松，这是我们曾经共事的年月里绝对无法看到的表情。

终于，村林将投注于赫本的视线向我移来。

“话说回来，你小子真不打算重操旧业吗？”

我摇头。

“是吗？勇夺JADA大奖的当红设计师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度过余生吗？你还不到四十吧。”

同样的台词我已经听腻了。JADA大奖，日本美术指导协会^①设置的最高奖项。我获奖大约是在十年前吧。这是商业设计领域的最高荣誉，而我是当时最年轻的获奖者，至于现在有没有人刷新纪录就不得而知了。

“你这算说教还是批评？”

“没什么，是我自言自语。”

“是吗……哪样都无所谓，不过你挑这种时间专程过来，就是为了自言自语？”

村林无视我的质问。

“我说秋山啊，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

“谁知道，早忘了。比起这个，请先回答我的提问。”

不知为何，此时的村林看起来竟然有些犹豫。

“其实吧，我有件事情想稍微跟你商量商量。”

“这可真是稀奇，怎么，连你也终于和不景气挂钩了？”

“不，工作方面很顺利，至少就眼下来说。不过所谓‘顺利’，通常也就意味着单调，你说是吧？”

他的说话方式还跟过去一模一样。

“如果你想谈钱的问题，我看还是另外找人比较明智。”

“和你商量怎么赚钱，我看只会越亏越多吧。”说完村林歪了歪头，竟然苦笑起来，“不，真被你说对了，的确是钱的问题。只不过嘛，和你想的恰好相反。”

“相反？”

① 日本美术指导协会：该协会及奖项皆为虚构，原型为日本平面设计师协会（JAGDA）及其下设奖项。

“嗯，相反。其实有一笔钱我不想要了，希望你能搭个手帮忙扔掉。”

“把钱，扔了？”

“嗯。”

“多少？”

“五百万。”

“是吗，五百万啊。不会是假钞吧？听说最近市面上百元美钞的假币挺多。”

村林苦笑起来：“和犯罪沾不上边儿，更准确地说，这恰好是法院的意思。地方法院判决了一例和解案，这算是赔偿费吧，反正我是弄不懂这个国家的司法标准。”

说着，他拿过随身带来的提包，光明正大地从里头取出一叠钞票。总共有五捆扎好的纸币，现在全都躺在矮桌上。

这笔钱比我的存款余额还多。现在我全靠吃过去的积蓄过活，不巧这年头的存款利息几乎等于零，虽说不至于全然没有收入，但折子上的金额总归只减不增，还能凑合着过个两三年。话虽如此，眼前这几捆钞票怎么说也不是笔小数目。

粗硬的声音传入耳中：“就是这些，我想把它们处理掉。”

我打量着村林，他的表情像是在商量如何处理一件大型垃圾。

“我还不太习惯这种话题。”

“我看没人会习惯吧。”

“或许吧。不过这种发神经的事情你为何找我商量？”

“是啊，我也觉得这种事很不正常，只有傻子才会把它当真。综上所述，在我认识的人里头，蠢到没救的人也就只有你了。就是这样。”

“原来如此，幼稚外加愚蠢吗？或许我真是这种人吧。不过好歹

是你有求于人，你的态度不应该更委婉一些吗？”

“我还不知道你是这种纤细敏感的类型。”

这时屋里响起了什么动静，我闻声转过头去。敞开的隔扇连接着厨房，同住在这座老宅里的另外一名成员正站在洗碗池的阴影里，目光炯炯地盯着我。貌似又肥了，说不定这家伙摄入的营养比我还多。

我对村林说了句稍等，接着起身捡起矮桌周围的面包渣，用力向房间一角投去。那家伙观察了一番我的表情后，转眼就向食物扑去，进餐之余还不时发出微小的咂嘴声，不一会儿又躲进阴影里消失了。

村林不禁好奇：“怎么了？屋里有什么东西？”

“我在给室友送饭。”

“室友？”

“嗯，老鼠。最近经常看到那家伙，不过还没给它起名字。”

村林一声长叹。

我就着站姿打开窗户。以眼下的季节来说，今天可算是异常闷热，渗出的汗水已经浸湿了衬衫。我敞开窗户，从昭和大道和首都高速传来车流的喧嚣，沾染着雨水的空气潜进屋内，浑浊沉重。

“我说秋山，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吧？”

我依然站着：“是哦，你说想把钱扔掉来着？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不觉得奇怪？”

“哪里奇怪？”

“我没有询问你扔钱的理由，也没有怀疑你的动机，你不觉得奇怪吗？”

“因为我了解你小子的性格，说到底，你根本就对理由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对吧？总之你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从前就是这副怪脾气，就跟我先前说的一样。说实话，有这么大笔钱摆在眼前，要扔不如扔进自己腰包，估计大部分人都会这么想吧。不，应该说一百个人

里面就有一百人会这么想。但你不会，你和普通人不一样。”

我一面琢磨着，一面重新坐下：“比起扔了，匿名捐给红十字协会岂不更好？我还没怎么听说过村林先生为社会作贡献的事迹呢，说不定这是你这辈子唯一能够回报社会的机会了。”

“这种谁都能想到的办法我也考虑过，不过总感觉会对不起红十字。没办法，这笔钱不是什么善款。”

“钱就是钱，哪还讲究分门别类？”

“有时还真得讲究讲究。”

我又想了想，还有一个法子。

“那就把钱装在垃圾袋里扔了。当然，不能弄错日子，得选在可燃垃圾回收日扔掉。”

“那就太对不起环卫局了。”

“是吗？原来村林先生是这么号温柔体贴的人物，我还真不知道呢。那你就用碎纸机把它们碎掉，你总不会说对不起机器吧？”

“我那边儿的碎纸机刚好坏了，估计你家不会备着这种东西吧？”

“这个家里的纸张只有报纸和厕纸而已。”

“我想也是，”村林露出了不知第几个苦笑，“其实吧，我也考虑了很多法子。如果只是单纯地把钱处理掉，那方法多了去了，直接烧了也行，只是对大藏省^①就太过失礼了。我想选个更加无趣的方式把它们处理掉，本来这就是笔无聊钱。其实扔钱也有扔钱的规范和原则，你说呢？”

扔钱的规范和原则。这种东西我从没考虑过，只好保持沉默。

村林一脸严肃地继续往下说：“这笔钱今天刚到账，银行快关门

① 大藏省：原主管日本财政、金融、税收等事务的财政机关，在2001年的政治改革中被拆分。

的当口儿我才取出来，然后我就一直在考虑怎么处理。”

我轻哼一声。

村林紧盯着我的眼睛。

“总而言之，接下来就靠你了。”

“这话怎么说？”

“虽然你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就我所知你总共有两项才能。其中一项暂且不管它，我们说说你更为特殊的那种才能。”

“更为特殊的？”

“手气。”村林如是说。

我心里一沉。当年在同一家事务所共事时，我时常跟村林和其他同事玩扑克或是掷骰子，那时的我多少还和别人保持一些互动。最开始谁也没意识到，次数多了，我完美无缺的胜绩就在同事间成了一种神话。接着开始有人邀我参加别的游戏，还有人妄想利用我的能力去赛马或是在别的赌局上大捞一笔。不过能不能实际发挥效果我也不清楚，也许我并不具备他们想象的那种能力。我能看到未来，但只是稍稍提前一丁点儿的程度，真的只是微乎其微的能力而已，不过即便只是这种程度，或许也已经超出了常识范围吧。最后我被搞得很烦，好些次都故意输掉，终于有一天，我突然决定不玩了。我厌倦了，事先知道结果的游戏只是单纯地操纵对手而已，已经称不上游戏了。

而后以获得JADA奖为契机我开始独立生活，和英子结了婚，在三鹰市^①的公寓展开了新生活。我在饭田桥成立了一个小型工作室，比村林早一步自立门户。当时没有助手，怀揣艺术梦的年轻人就一窝蜂地拥过来，说是做白工也愿意，不过全都被我拒绝了。我单枪匹马地拼命工作，经营代理店、做少许文案、和企划方进行最小限度的互

① 三鹰市：位于东京都中部，作为众多名人的出生或居住地闻名，著名的三鹰之森吉卜力美术馆正坐落于此。

动，光这几样已经让我忙得人仰马翻。不过，忙碌的年代已成回忆，当初的世界也早已离我远去。

“你要真找我这种人帮忙，别说处理掉，这笔钱只怕会不减反增吧？当然，这是假定我真有那种能力的前提下。”

“没错，通常情况的确有数额增加的风险。不过赌博时能做到百分之百获胜的人，反过来说也能准确无误地输掉，是吧？你小子有不寻常的能力，你能看见未来，没错吧？我知道你以前是故意输掉的。”

我死死地盯着村林，他精悍的长相一如既往。这个男人知道真相，可是当年他什么也没说，在此之前我从没听他提过类似的话题。

“赌博这种东西，只要一直尝试就总会有机会获胜，反之亦然。你只需要不停地赌下去，总会等到输钱的时候。”

“说是这么说，不过我想尽快把这笔钱处理掉，越快越好。准确地说，最好赶在天亮前解决。实不相瞒，工作需要，明天我就得飞去意大利，上午的航班，所以才会赶在今晚过来找你。”

“找我帮你在赌桌上输掉五百万吗？真是个奢侈的话题，我还从没听谁提过这种要求。”

村林笑了：“我也一样，大家都一样。”

“你打算怎么赌？”

“百家乐^①，”村林说，“百家乐最适合大量转移现金。我带你去赤坂，那儿有赌场，多得要命，都到过度竞争的程度了。”

“我拒绝。”

“为什么？因为不合法？”

“这倒不是。第一，我不清楚百家乐的规则。第二，我不打算这种时间外出。第三，就算我有那种能力，也不乐意被人当成道具。”

① 百家乐：Baccarat，赌场中最常见的扑克牌项目之一，庄闲双方每局均得到两张牌（特殊情况可追加），合计点数接近9的一方获胜。